

别抢孩子的

方向盘

□一伴

由来且忆瓦松高

□王文莉

儿子欢天喜地带回一盆多肉盆栽，说是同学送他的生日礼物。母亲瞄了一眼肥厚的叶片，感慨地说：“瓦房上长出来的‘猫爪子’，现在也摇身一变成了盆栽！”

儿子好奇地问：“老妈，这种植物叫‘猫爪子’？”我给儿子解释，这是长在屋瓦上的瓦楞草，学名应该是瓦松，属于一种多肉植物。因为形似猫爪，在老家俗称“猫爪子”。

小时候，农村老家是清一色的瓦房，早春过后，瓦松种子开始将根须扎在瓦片的缝隙。几场春雨过后，它们就变得有模有样，在屋瓦上散发出一簇簇绿意。隔壁阿婆住着的老屋，屋顶的瓦松总是三五成群地聚成小松塔模样，伫立在瓦沟间。每年暑假，我都会攀着梯子爬到阿婆的屋顶，掐下几朵瓦松放进嘴里细细品尝，酸酸的肉质在唇齿间有一种特别的回味。

每次阿婆见我爬上屋顶，就会假装嗔怒地喊：“馋嘴丫头！摘几

校，但在50多人的普通班里，他的中考成绩还是排在最后几名。他总说他是班级里最差的。然而第一次期中考试，他一下子考了个班级第六名，进入年级前200名，还上了光荣榜。

这所高中能够保持在年级前200名的，是将来考入“一本”院校的重点培养对象。高二分班，主要参考依据也是高一两个学期的期末成绩。

我和他妈妈喜出望外，鼓励他继续加油，高二文理分班后，能进重点班。

他却说：“我不进重点班。”

高一第二学期期中考试，他依然云淡风轻地考进年级前200名。但两次极其重要的期末考试，他的排名又均在400名以外，远远跌出重点班所能覆盖的范围。

二

我们像万千的普通中国父母一样，从儿子出生开始，就在担心他会不会输在起跑线上。我们在能力范围之内，从幼儿园开始，就给他选最好的学校，进最好的班级。我们天真地以为，只要按照我们铺就的这条道路一直往前走，他就能抵达人生辉煌的顶点。初一开学前的暑假，我们甚至费尽周折地带他去参观了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。但是在那两个著名的校园里，他只关心虫子。前几天高考成绩出来，我一位研究生同学的孩子确定考上了清华

大学。儿子听我说起此事后，问了下那孩子的分数，然后说：我将来随便上个“二本”“三本”就行。

这让我不由回顾了一下儿子成长的道路。我和他妈妈曾经都有着太多的自以为是，太多的一厢情愿，太多的南辕北辙。我们总是以为他还小，还不能为自己选择，还不能为自己的选择负责。我们以孩子最不喜欢、最不能接受的方式，把亲子之间的沟通之门一道一道地关上了。我们少了太多的赞赏，多了太多的苛责。这让他的自信被一点点地打击殆尽。他可能觉得好多好东西，自己都配不上。

我们忽略了他暗暗的成长。而他其实已经在用实际行动，暗暗为自己做了选择。

中考如是。他自己知道想去哪里。他一定为之付出了不为我所知的努力，却装作若无其事。

高一如是。他在这个普通班级里找回了自信。他知道自己希望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里更加舒适。初中三年，那个重点班的经历，对他来说，一定不是特别美好的回忆。

我重新问自己，儿子进不了重点班又如何？进了“985”“211”又如何？考不上大学又如何？英雄莫问出处，身边的各类精英，逆袭者比比皆是；繁华或是云烟，我们已目睹过太多的高开低走，更有种种不堪重负的人间惨剧。人生是一场漫长的

旅行，哪里才是真正的起跑线？一道道人为划定的起跑线，又怎么可以决定一生的输赢？仅仅是输赢二字，又怎么可以轻松定义一生的成功？

三

儿子早就说过，如果将来考不上大学，他就去养青蛙。

他要养的不是普通的青蛙，而是宠物蛙，是他手中那只大大的非洲角蛙。

他说这种角蛙是濒危物种。将来繁殖多了，既能保护濒危动物，又可以赚钱养活自己。

每天放学回来，他的第一件事是给角蛙洗澡、换水，而且必须用净水器过滤的可以直接饮用的水。

他定期给角蛙喂鸡胸肉。他知道超市那种鸡胸肉的价格后，曾对我的小气很不满意。他打开冰箱，翻出一只冷冻的土鸡，等不及解冻，就用菜刀连剁带抠，终于弄下几小块肉。

吃饱喝足的角蛙在温顺地等待他的抚摸。而儿子在抚摸角蛙的时候，眼里尽是慈爱和温柔。

每个孩子都是独特而唯一的综合体。高晓松说，每个孩子都自带剧本。或者，我们做父母的，不该也没有资格去当孩子的导演。

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路。做父母的，做好副驾驶就够了，不要去抢孩子的方向盘。

□沈贵芳

桂花白糕拜月娘

每年中秋前后，桂花便细细碎碎地开了，院子里飘来桂花的缕缕清香时，我就知道，中秋节不会远了。

过节前一天，小姨就会和母亲一起做白糕。母亲把糯米炒熟，碾成粉末，掺上白糖浆搅匀，然后在院子里的桂花树下摆好桌子，准备开始“磕糕”。此时的我早已悄悄地爬上桂花树，从枝梗上捋下一把把桂花，洗净晾干后，抓一把扔到母亲准备的糕料里。

“磕糕”用的是小姨带来的那套木头制的糕印模，古色古香的。把糕料压进糕印模那凹进去的部分，压实后，再整块磕出来。很快，桌子上就摆满了一块块花纹精致的白糕。我挑了个最小的糕印模，也笨手笨脚地学着母亲“磕糕”。

母亲还要在成形的糕面上点红曲水。月光迷离，照着糕面上的红点，就如漂在水中皓月上的点点桃花，煞是好看。我总记得母亲和小姨在月光下、在淡淡桂花香里，笑成两朵盛开的牡丹的样子。

蒸好的白糕会在中秋节那天晚饭过后摆到母亲准备好的供桌上。供桌设在桂花树旁，桌上还摆着柚子、石榴、林檎等五样水果，这是拜月娘（月亮）要用的。果香掺着白糕里若即若离的桂花香，沁人心脾，我早已按捺不住，悄悄将手伸向最喜欢的林檎，却被母亲一把打开手：“还没拜月娘呢，小馋猫！去，把你们的新本子拿来放到供桌上。”

在潮汕，孩子的学习用品也是可以用来自拜月娘的。我立刻去搬来早就准备好的练习本、笔和课外书，郑重其事地摆放到供桌上，照着蚊帐绣双鹤……”



听乡音



听乡音《朝伯凉茶》

羊城派二维码

大力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 扎实推进绿美广东生态建设 着力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

